

《诗经》赋比兴的音乐承继与高职语文之“破壁”

周婷

乐山职业技术学院, 四川乐山, 中国

【摘要】《诗经》的“赋比兴”不仅是文学修辞, 更与音乐形态紧密相连。本文以现代歌曲对《诗经》赋比兴音乐形式的承继为切入点, 通过分析流行歌曲、电影音乐及跨界创作实践, 揭示“赋”的铺陈递进、“比”的意象隐喻、“兴”的氛围触发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化规律。在此基础上提出“从现代歌曲进入—在创作中体会—在溯源中认同”的教学路径, 探索以古今音乐文学的承继关系打破教学壁垒的可行策略, 为高职人文教育改革提供可行路径。

【关键词】高职大学语文; 《诗经》; 赋比兴; 现代歌曲; 教学创新; 文化传承

1. 引言

产教融合, 强调职业教育要与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结合。在此背景下, 高职大学语文作为公共基础课程, 其育人价值不仅在于语言能力的培养, 更需承担文化传承与价值引领的使命。然而, 高职语文课堂教学却面临困境: 高职学生群体普遍存在“重技轻文”的倾向, 对《诗经》等经典文本缺乏亲近感; 传统教学将“赋比兴”简化为抽象概念, 学生虽能背诵定义, 却难以体会其作为“诗乐一体”表现形态的生动性。这种“教学壁垒”的核心在于: 经典被抽离为固化的知识标本, 而非活态的文化资源。

《诗经》本就是配乐演唱的歌词总集, 堪称“先秦的流行歌曲”。而现代歌曲作为学生日常接触最频繁的文化形态, 也是最喜闻乐见的形式, 恰恰可能成为打通古今感知通道的媒介。现代音乐与《诗经》虽相隔两千余年, 却以其内在的情感结构、外在的表现手法和独特的审美的机制, 与现代流行乐之间存在深层的相通性。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, 探索高职语文教学从“知识传递”向“文化认同”转型的可能路径。

2. 《诗经》赋比兴的音乐形态本质

理解赋比兴的现代生命力, 首先要回溯其音乐性本源。

2.1 “诗乐同构”的发生机理

《诗经》的生成与周代礼乐制度密不可分。据《礼记·乐记》记载, “诗言其志, 歌咏其声, 舞动其容” [1], 诗、乐、舞本为三位一体。风、雅、颂的划分首要依据即是音乐属性: 十五国风为地方土风歌谣, 大雅小雅为王朝正乐, 三颂为祭祀舞曲。每篇作品皆可入乐演唱, 其语言节奏、章法结构均与音乐形态深度嵌合。

作为口头文学与音乐文学的结晶, 赋比兴不仅是文本层面的修辞技巧, 更是歌唱中实现情感传达的现场性表达方式 [2]。这种“诗乐同构”特性, 构成了古今对话的基础条件。

2.2 赋、比、兴的声学实现

朱熹《诗集传》释“赋”为“敷陈其事而直言之” [3]。在音乐中, 赋体现为旋律的平直推进与结构的循环往复。《诗经》多采用重章叠句形式, 各章替换少量关键词, 在反复咏唱中表现时空推移, 使情感渐次累积 [4]。这种铺陈方式与音乐的反复性形成同构。

“比”即“以彼物比此物” [3], 在音乐中体现为音色与意象的对应关系, 通过听觉联想建立情感隐喻。“兴”作为最具《诗经》特质的手法, “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” [2], 在音乐中常呈现为前奏、引子或氛围铺垫——先以特定音响唤起情绪, 再导入主题旋律, 使情感发生获得自然的肌理。

2.3 作为“活态传统”的《诗经》

将《诗经》理解为“古代的流行歌曲”, 并非简单比附, 而是视角还原: 它在当时社会各阶层传唱, 承担社交、仪式、娱乐功能, 表达普世的情感经验。正如今人借流行歌曲抒写爱情、乡愁与理想, 周代先民亦通过《诗经》的歌唱完成相似的情感表达。这种“活态传统”的认知, 对打破学生的心理壁垒至关重要——经典不再是尘封的遗产, 而是仍在流淌的文化血脉。

3. 现代音乐对赋比兴手法的转化与重生

现代歌曲对《诗经》的承继并非简单复制, 而是在新的媒介环境中的创造性转化。

3.1 “赋”的转化: 时序铺陈与情感递进

现代歌曲对赋的继承, 突出体现为叙事性铺陈与递进抒情。罗大佑《童年》即典型范例:

“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”“操场边的秋千”“黑板上老师的粉笔”“福利社”“嘴里的零食”“手里的漫画”[5]。这些意象的层叠铺排，构建出完整的童年图景，通过时空推移使怀旧之情逐层深化，与《邶风·七月》按月令铺陈农事的笔法遥相呼应。

周杰伦《稻香》中“赤脚在田里追蜻蜓追到累了”“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”“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”[5]，同样通过具体场景的累积，表达对本真生活的向往。这种以细节堆叠推进情感的方式，正是赋的手法在电子音乐与说唱节奏中的新生。

电影《封神第二部》(2025)的音乐创作提供了更具自觉意识的案例。片尾曲《乐土》由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演唱，被评价为“诗经版的《我的祖国》”。歌曲采用五声音阶与古朴编曲，歌词模仿《诗经》四言体，从“适此乐土，我居我处”的平静称颂，递进至“嘉宾是迎，仇寇当逐”的激昂宣示[6]。演唱者描述其处理：“前面是轻轻的吟唱，西岐人民潇洒地、得意洋洋地称颂着；到了保卫家园时，声音要高亢有力，呈现金属般的质感”[6]。这种从舒缓到激越的情感弧线，正是赋的铺陈递进在音乐叙事中的当代演绎。

3.2“比”的转化：意象隐喻与跨媒介象征

现代歌曲对比的运用极为普遍。从《老鼠爱大米》的直白比喻，到《两只蝴蝶》《你是我的玫瑰花》的意象借用，比兴手法在流行乐坛大放异彩[5]。

罗大佑《光阴的故事》堪称典范：“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叶/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”[5]。以季节轮转比拟青春流逝，以有形写无形，以可感之物描摹抽象之情。学者邱熠指出，这种“比兴”“互文”等修辞的现代运用，使歌词获得引申义与象征义，扩大意蕴意象，深化审美内涵[7]。

爵士乐队“中庸”(Zy The Way)的跨界实验提供了更具创造性的案例。其专辑《Then and Now 溯》(2024)将《诗经》与爵士乐融合，诠释《齐风·还》时，以滑板运动的现代体验类比古代狩猎场景，用快速节拍与复杂和声模拟追逐的紧张感[8]。这种跨时空的意象转换，展现了比的无限生成能力。

张雨生《河》则是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杰作。歌曲白描河流情状为“赋”；借观音山与淡水河的缠绵隐喻男女之爱为“比”；由山河之景联想到情感历程，如《关雎》以雉鸣起兴至淑女君子，是为“兴”[9]。配器中两把电吉他

的左右对颺象征爱情激荡，人声从浅吟到奔涌暗示情感升华，皆是“比”的声学实现[9]。

3.3“兴”的转化：氛围触发与情感预设

“兴”作为最具《诗经》特质的手法，在现代音乐中广泛存在。周华健《花心》“花的心开在蕊中，空把花期都错过；你的心晶莹剔透，心中一定还有梦”，先说花后及人，是典型的起兴。陕北民歌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》“山丹丹花开那个红艳艳，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”，以红艳的山丹丹花这一自然美景引出对伟大领袖的赞颂，同样遵循“先言他物”的原则。

《封神第二部》的配乐充分运用了“兴”的机制。历史顾问模仿《诗经》风格创作歌词，音乐以古朴音色营造上古氛围，使观众在进入叙事前先被置入特定的情感场域。导演乌尔善表示：“很遗憾我们没法真正听到《诗经》的吟唱，但讲述上古故事时，可以尝试还原，让它具象化”[6]。这种“氛围先行”的音乐思维，正是兴的当代转化。

3.4 承继的深层机理

现代音乐为何能承继《诗经》的手法，表层是文学影响的延续，深层则是情感结构与听觉思维的相通。《诗经》表达的普世情感——爱恋、乡愁、劳作、征战——至今仍是人类共同经验；其“先铺垫后爆发”“以物起情”的表达策略，源于情感发生的心理机制[2]。同时，人耳对节奏、旋律、音色的感知方式古今相通，使《诗经》的音乐性表达能在电子合成器与爵士鼓点中重获共鸣[3]。

4. 高职语文教学的“破壁”策略

基于上述分析，提出以下教学创新路径。

4.1 从熟悉的旋律出发

教学首要环节是利用学生对现代音乐的熟悉感，搭建进入经典的桥梁。可分三个层次展开：

识别聆听：播放含赋比兴手法的流行歌曲，引导学生识别表现手法。如播放《花心》，学生直观感受“先说花后说人”的效果，教师适时点明“这就是‘兴’”，实现概念与体验的即时联结[1]。

对比聆听：并置播放《在水一方》与《蒹葭》原文，让学生比较情感效果。邓丽君对《蒹葭》的“音乐翻译”，本身就是古今贯通的绝佳案例[5]。学生可发现，尽管语言与音乐风格迥异，但“从景物到情感”的推进机制相通。

溯源聆听：在感性认知基础上，引入《关雎》《蒹葭》原文，学生即能领悟“先言他物”的妙处——不是直白言说“我想你”，而是先

写“关关雎鸠”或“蒹葭苍苍”，使情感获得自然的氛围铺垫。

这种“以今推古”的路径，将知识与生活经验联结，架起感知与鉴赏的桥梁。大学语文应创设“情境—对话—生成”的深度学习场域，声景导入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。

4.2 在创作中体会手法

理解需通过表达深化。在感性认知与理性分析后，引导学生进行创作实践，将经典手法转化为自身能力。

歌词仿写：选择《诗经》结构清晰的篇目，让学生用现代汉语“翻译”或改写。不拘泥于格律，重点体验“先言他物”的表达效果。学生在寻找“他物”的过程中，真正理解兴的运作机制。

曲调配搭：鼓励学生为《诗经》篇章配写旋律，或用流行曲调填词。有教学实践显示，当学生用《青花瓷》曲调演唱《蒹葭》时，能更直观感受诗歌的节奏与韵律[10]。

作品展演：组织课堂展示，形成古今对话氛围。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打造“经典诵读大赛”“校园写作工坊”等品牌活动，将课堂教学延伸至文化场景，形成“课程+文化”的协同效应。

创作实践使经典从“阅读对象”转化为“运用资源”，学生亲身运用赋比兴后，其理解不再是“考试知识点”，而是“可调用的表达能力”。

4.3 回归文化根脉

教学终极目标在于文化认同与自觉。在完成前述环节后，需引导学生进行文化溯源。

历史溯源：认识从《诗经》到汉乐府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再到现代流行歌曲，中国音乐文学存在绵延不绝的脉络。赋比兴作为中国诗歌形象思维的核心方法，“一直存在于《诗经》以降的中国文学中，成为一种永不衰竭的文学生产力”[2]。

情感溯源：思考为何两千余年后，人们仍需“先言他物”方能表达？为何某些情感不宜直陈，需要“起兴”，学生能体会到，人类情感的微妙性与表达的迂回性，是跨越时代的共同课题。

身份溯源：理解学习《诗经》不仅是“知识获取”，更是“文化认祖”——认识自身的文化血脉，确认自己的情感方式。当学生在流行歌曲中识别出赋比兴，实则是在识别“中国人如何表达情感，在确认文化身份”[11]。

此过程贯穿课程思政的隐性融入。扬州工

业职业技术学院实施“传统文化赋能”改革，通过“原文解读+背景溯源+现代阐释”的三位一体模式，引导学生从本土资源中感悟中华智慧，将经典人文精神与当代职业伦理相融合。

5. 结论

现代歌曲对《诗经》赋比兴手法的转化，并非简单的形式借用，而是基于相通的情感结构与听觉思维。本文提出的“从现代歌曲进入—在创作中体会—在溯源中认同”教学路径，在初步课堂尝试中显示出降低经典文本接受门槛的效果。学生在熟悉的旋律中进入《诗经》，在仿写中理解赋比兴的运作机制，在古今贯通中形成文化身份的自觉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本研究的教学实践仍限于短期课堂尝试，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接受差异、教学效果的可持续性、如何避免选择性使用“易转化”篇目导致对《诗经》整体理解的偏差等问题，仍有待后续进一步探讨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- [1]郑玄注，[唐]孔颖达正义.礼记正义[M]//李学勤，主编.十三经注疏.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：1110.
- [2]赵敏俐.论《诗经》赋比兴的歌唱性特征[J].文学评论，2008（3）：35-42.
- [3]朱熹.诗集传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7.
- [4]褚斌杰.《诗经》重章叠句的艺术形态[J].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，1994（6）：45-52.
- [5]林娴.流行歌曲在中职诗歌教学中的运用——以《诗经》教学为例[J].海峡科学，2016（11）：102-104.
- [6]王学理.从《乐土》看流行歌词对《诗经》赋比兴手法的传承[J].当代音乐，2023（4）：52-54.
- [7]邱熠.论现代歌词对古典诗词文体风格的传承[D].西南大学，2010.
- [8]张悦.爵士乐与《诗经》的跨文化对话——评 Zy The Way 专辑《Then and Now 溯》[J].当代音乐，2024（6）：78-80.
- [9]李宗衡.流行音乐中的古典诗学——张雨生作品“赋比兴”手法论析[J].当代音乐，2023（5）：45-48.
- [10]陈秀茹.《诗经》“起兴”手法浅谈[N].新民晚报，2012-11-14.
- [11]林娴.流行歌曲在中职诗歌教学中的运用——以《诗经》教学为例[J].海峡科学，2016（11）：102-104.